月河小村多风情

■ 张朝林

小村很小。村头打只碗，村尾就听到“哗啦”声。

小村不小。月河打村前流过，给村子弯出几千亩良田。弯出村后连绵的青山，和青山怀中兜着无数美丽的景点。

小村很老，老得随便捏一撮土都是远古的气息，随便抓一块瓦砾都是战国、秦汉遗物。2013年5月3日，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多件国宝级文物存放在安康博物馆里，战国与秦汉遗址碑子，就立在村头。

小村景多。这些景在晨曦中醒来，背依“挂榜山”。挂榜山是一座东西走向、横拦南北走向的万山高岭，笔直陡峭，相传是古时候皇帝出榜文悬挂之处。早晨，挂榜山青云缭绕，岭上松木苍翠，无数白鹭绕岭翩跹，这就是白鹭园。岭间有两条溪水，抱岭而下，岭下汇为一潭，叫清水潭，”潭水清亮，好似珍珠，又叫二龙戏珠。清水潭灌溉着这方沃土。东携巍峨旗山(鲤鱼山)；西捧叮咚滴水岩；南扶生辉的白马石；北眺连绵牛山。怀藏“水牛卧滩”“老爷大堂”“老鸭船”“鳖盖子”“大石门”“浆水坛”等巧夺天工、栩栩如生的景点。早晨，太阳一照，村后万山青翠、村中沐浴红光、村前月河荡漾，安详地小村，在一声声鸡鸣中、小车的汽笛声中、学生上学的嬉闹声中之后，恬静了。

小村很美。这种美是现代文明和古朴风情结合的美。小村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四排仿欧式的小洋楼，沿月河南岸一字摆开，屋面琉璃瓦，外走廊，大阳台，画龙雕凤，洋溢着现代气息。说是古朴，院前是瓜棚、菜畦，瓜棚下吊满了绿绿的丝瓜、黄灿灿的金瓜，竹板钉成的鸡笼放在瓜棚边上，养鸟的老人把鸟笼挂在瓜棚下，听鸟鸣、听月河水笑，看北山云舒云展，看南山百鸟朝林。菜畦里，三五行葱、七八排韭菜绿得可人，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瓜棚前头是一片荷塘，四周用花栏杆围住。密密荷叶，随风荡漾，碧浪翻涌；荷花点点，映日别样红艳；清风佛来，满村清香。荷塘前边是月河堤，堤的两边是垂柳，柳荫下，总有喜好垂钓者竖杆垂钓，一条条月河鲤鱼、月河鲫鱼，在晨光中闪烁，又一条条放回月河，垂钓的是一种人生的快乐。几棵有一把年纪的老柳树，在晨风中轻舞，满头青缕在月河中洗涤，俨然是几位哲人，守望着终年奔流不息的月河。

中午了，瓜棚下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或是悠闲地咂巴着烟袋、或是摇头晃脑地听着收音机，不时地抿一口茶，看一看碧绿的荷塘。放出来的鸡栖息在围栏上，它们羽毛蓬松，有的把一只腿缩进翅下，远远看去像一朵朵盛开在围栏上的菊花，仿佛在荷塘中盛开的荷花媲美，那些鸭子们，噗噗腾腾钻进荷塘里，吓飞了塘里的“秧鸡子”和野鸭，朝着月河的上游和下游逃飞而去。村后秀丽、巍峨的“挂傍山”，一浪一浪的老人沿公路悠闲地朝挂傍山走去，在那个祥云缭绕的地方去锻炼、吸氧、朝拜青山。

一位逃学的孩子让爷爷发现了，扯根柳条在后面抽，边抽边嚷嚷：“谁叫你逃学，谁叫你逃学。国家贴钱让你们上学，还吃上营养午餐，还不好好学？还想走你老子升子大的字不识一斗的老路，看我不打死你个龟孙子？”打又舍不得用劲打，只是轻轻地抽。孩子哭哭啼啼朝学校那边奔。

柳荫下几个两三岁的小孩，在玩挖沙沙，楼房阳台上缝缝补补的奶奶不时抬起头来，看过来、看过来，笑眯眯地欣赏着孙儿们的玩耍，时不时丢过来一句叮咛：“别惹祸，不许朝月河里去。”

不知哪只多情的公鸡，扯起嗓子满怀深情地唱了几声，一时间，整个围栏上的鸡都精神抖擞起来，打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河边的几只水鸟惹得飞了起来。

“热馒头！”“蒸面！”“油炸饺子！”“清洗切好蔬菜” 一位馒头商贩蹬着电动三轮车，把吆喝声驮进了村。

文明富裕的小村不甘落后，男人们都纷纷到镇上或城里打工去了，把小村留给了老人、妇女和“留守孩子”，把日子也留给了老人 ，生活上老人们不太讲究，因此，馒头、蒸面等商贩瞅上了机会，做起了红红火火便民服务的生意来，走村串户上门服务。

老人们提着篮子，领着孩子，把商贩团团围住，几只狗钻不进人群，急得摇着尾巴在外面团团转。老人们喜欢吃自己种的蔬菜，买了馒头的老人在自己的园子里拔几根葱、掐几条豇豆、摘几颗茄子、揪几只西红柿、拽两把青辣子，也会把日子烹调的五彩缤纷，香气四溢，等待着下午孙子放学回来吃晚饭。

黄昏，村后斜岭坡上放牧的老人，赶着夕阳回家了，鞭子舞得“叭叭叭”作响，羊的咩咩声、牛的哞哞声、牧铃铛铛声，一起赶进村。妇女们把从承包地里收获的喜悦和那甜甜的流行歌声担进村，把迎在村口的哭哭啼啼的撒娇儿抱回村——小村活鲜了、喧闹了，活鲜的小村是一盆刚刚发酵好的甜酒，醇香而甘美。

月亮爬上山岭，把白亮亮的银粉泼进了村子。月光下的荷塘，分外妖娆：朦胧中透出浅绿，在微风下轻轻摇曳。此时的荷花，如同披着白纱的少女，羞羞答答流露出淡淡的红晕。藏在荷叶下的水鸟，不时把脆脆的声音弄出来，走进了小村的洋楼里。月光照在月河上，波光粼粼。偶尔，村嫂们在一起说笑，把嘻嘻哈哈的打闹声传得很远很远，惊飞了柳林中过夜的鸟们。

夜静。小村打鼾。路灯闪烁，照耀着小村一个金色的梦。

云见凤凰山

■ 王腊梅

听说凤凰山上有间民宿，心向往之。约上三五好友，趁着日落直奔“南山云见”而去。

初夏的盘山道两旁，林荫密布，空气分外清新。车子绕过一个又一个弯道向山顶驶去，满眼都照映出茫茫的无尽绿色，还没看够就被转道之后眼前的另一翻景象吸引了，汽车的轰鸣声淹没在凤凰深山。青瓦、泥墙、木窗、竹篱笆，小桥流水，红色金鱼，一猫一狗和院子——“南山云见”到了。

轻轻地触动铜拉手，推开“南山云见”的木门，扑面而来的是古朴，复式客房将卧室设置在阁楼之上，双层落地的玻璃窗外，湛蓝的天空偶尔有鸟飞过。

吃罢晚饭，徒步向更高的山峰，看到路边的野草莓和刺泡，思绪一下回到小时的田园时光。男孩们结伴抓泥鳅、钓黄鳝，女孩们就在院子里跳皮筋，直到天色越来越暗看不见皮筋才停止游戏。

这里是离群索居的好去处，远离喧嚣。每户人家看似很近，实则却离得很远，没有嘈杂的声音，多的是蛙鸣虫叫、风的呼啸以及树叶的沙沙作响。一路走一路回忆着儿时的游戏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发自内心纯真的笑，笑声在山谷里回荡，驱散了静谧，赶走了生活的琐屑。

走到一处破败的老房子前才发现已是路的尽头，泥巴墙，老式木格窗户上爬满了蜘蛛网。再往前走上几步，仿佛置身于色彩绚丽的绸缎中一样。红色当中晕染出紫色，紫色又连接着粉色，粉色随后拖出橙色，橙色牢牢的抓住浓浓的猩红，最后整齐划一的捧起耀眼的金色光芒，我静静的站着，看痴了似的，视觉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都化作内心深处反复述读的那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暮色渐沉，夜幕背后陆陆续续探出几颗明亮的星星，它们调皮的眨巴眨巴眼睛，渐渐地，夜空现出墨蓝色，头顶像是巨大的靛蓝的扎染布上撒了一层白色的芝麻，很想尝尝它，却怎么也抓不起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墙上，我迫不及待睁开惺忪的睡眼，踩着木质的楼梯冲到院子拥抱阳光。墙角躲着的猫儿懒懒洋洋，半眯着眼，不停的转动耳朵寻找声音来的方向，时不时的翻个身，大大地伸个懒腰，仿佛时光于它毫无干系。

陕南玉米盛夏香

■ 李永明

七月的陕南绿意盎然，处处瓜果蔬菜飘香，但最能诱发味蕾的是农人家房前屋后的玉米了，鲜嫩、绿色的玉米是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吃玉米就成为陕南人当下快乐的事情了。

陕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小麦，水稻，玉米，年年丰收。在一些浅丘山区，人们还是喜欢种植玉米，玉米一年分早中晚三茬进行耕种，早玉米穗大高产，不愁销路，中晚玉米产量低，但品质好，春夏后气候炎热，光照时间长，玉米颗粒香甜醇厚，耐嚼筋道、成为陕南人的美味珍馐。

在一些小区公园门口、纳凉场所、农贸市场等地，都能看到蒸玉米、烧烤玉米的商贩吆喝着，玉米的阵阵清香飘逸着，吸引着人们前去购买品尝，老幼皆宜，人们吃着新鲜地道玉米，心里惬意万分。在一些农户家里吃玉米更是洋溢着和睦的氛围，蒸着玉米、烤着玉米，城里来的客人喜欢吃玉米面鱼，吃得脑门冒汗，嘴里却说着真过瘾。

小的时候，晚上常常一家人坐在一大堆被晒干的，堆成山的玉米棒旁边，在庞大的圆簸里，一边聊天，一边用手剥下一粒粒的玉米颗粒，剥完一个玉米棒子，最后只剩下一大堆玉米芯子。常常把剥完的玉米芯子，堆积起来烧火做饭。

每年三月下旬育下玉米种子，旁边施好肥。一场透雨下来，玉米苗微笑着往上长。田间地头，山野坡地，玉米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是整装待发的士兵攻山，从低处慢慢涌向高处。稚嫩的枝茎，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充满着向上的力量。三片，五片，七片玉米已经半人深，一片绿油油的，延展在山野，延展在农人们的心里，钩织着农人们喜悦的心情。

一直以来，我对玉米情有独钟，玉米没有大米那么高贵，没有小麦那么受人的欢迎。在玉米成熟的季节里，掰下玉米棒子，砍下杆子可以吃甘蔗，甜甜的汁液没有纯粹的甘蔗那么甜，但在物资匮乏的时代里成了人们的最爱。在那个年代里，玉米成了人们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顿玉米稀饭。没有小菜，常常把腌制好的浆水菜，放入盐和调料，竟然能吃几大碗。

冬天里，人们常常为来年的玉米地而准备。等到来年三月育下种子，等到玉米苗长两三片叶子的时候，薅草、施肥。苞谷的生长过程至少要薅三，四道草。每次都是艰辛的劳动。父亲常常顶着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忙碌在玉米地里锄草。因此，我们也常常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从小和玉米为伴，常常想起来带给我们无尽的乐趣。秋天里，上南山北山放牛，我们一群孩子钻到玉米地里，挑看红色皮的玉米杆，折断当甘蔗吃。多年以后，当我们吃甘蔗时，常常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玉米杆。我们常常掰下嫩嫩的玉米棒子，放在火上烤熟，吃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满嘴喷香。Θ我常常走在玉米地里，结实饱满的玉米棒子挂在一株株的玉米杆上，童年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双龙景区 罗敏 摄

牛山脚下有竹林

■ 石昌林

老屋在汉滨区牛山脚下，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从老屋门前的院坝坎一直沿着斜坡延伸到坡底，同坡底老舅家房后的竹林连成竹海，远远望去，半面山坡上覆盖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四季常青，蔚为壮观。

每次回到老屋，我便搬把椅子，背北面南坐在院坝上。身后是不时有飞机轰鸣起飞的安康富强机场，面前是黛青色的南山，身旁是翠绿的竹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里用于生产生活的燃料只有木柴和枯枝败叶。那时候我们每天放学回家，母亲在厨房里做饭，便让我们姊妹几个提上笼子去竹林里捡拾竹叶。我们捡拾满一笼子，便跑步送去厨房，倒在灶塘里，让母亲生火做饭用。这是一件苦差事！竹林被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捡拾踩踏，已经蹭光发亮，看不见任何枯枝败叶了。可母亲做饭还得用柴火。幸好竹园里还有其他高大的树木，我便爬上树顶去掰那些枯黄的还没有落下的干树枝。枯枝被我摇摇晃晃地掰下来扔到地上，弟弟妹妹们便在下面捡拾起来送去厨房……竹林被我们常年累月地扫荡着，竹子得不到任何的营养，稀稀落落地生长在竹林里。有些竹子还没有我家的土房子高；有些竹子细细的如同我的大拇指一样。

83年土地到户后，粮食增收，各种农作物丰收，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很多农民家庭开始用石碳作燃料生火做饭。农作物的秸秆堆积如山。母亲做饭再也不使唤我们去竹林里捡拾柴火了。竹林安静下来。一阵萧瑟的秋风过后，一片片走完了生命历程的枯枝败叶纷纷飘落下来，竹林里满是厚厚的竹叶；一场秋雨，竹叶紧紧地匍匐在地面，依偎在竹根周围；一场冬雪，竹叶变成了竹子最需要的养料，一点点渗透到地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的，竹叶也是有情的。它把最深的情回报给了滋养它的土地，给了它生命的竹。在一个秋冬的雨水的滋润下，它在蓄势，它要爆发了。

农历五月前后，一场饱墒雨过后。在你不经意间，在竹园的空隙处，忽然间就发现一根根又粗又尖的竹笋破土而出。几天功夫，它便由刚刚破土的矮小竹笋长成了两人多高的笔直挺立的大竹笋。让你不得不惊叹生命之力，蓬勃向上之力；不得不惊奇地去喜欢它、仰视它了。又高又直的竹笋这里一根，那里一根，气宇轩昂地生长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睡在床上侧耳细听，可以清晰地听见竹笋拔节时“啪啪啪”的声音。再过几天，粗壮的竹笋已经长得高过了身旁的竹子，它便开始从下往上脱去裹在身上的厚厚的竹叶，竹叶终于被脱离干净了，它便在每一个竹节处都对称地长出一对竹枝，生出了嫩嫩的竹叶。竹笋变成了高大挺拔的竹子。

如今的竹林，密密麻麻尽是竹子。椿树、白腊树、洋槐树、榆树等都不见了身影。它们老了，没有了新鲜血液的置换，只能落寞地退出竹林。竹林里只剩下清一色的竹。竹子高大壮硕地生长着，没有人再去用竹子手工制作生活用具或者农具，人们把老的竹子卖给加工厂，制成筷子、生活用纸和建筑工地上用的壳子板。

一阵秋风，一层落叶；一场冬雪，一床厚被。春雨淅沥，冬去春来，又是满竹林的竹笋密密麻麻地拔地而起。要不了几天功夫，竹笋就长成了高大挺拔的竹子。竹林又是一片勃勃生机。

重器之城

■ 薛小斌

同属秦岭山脉的一座城，由于主峰太白山的存在，拌合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文物重器，这座城就被衬托的更加神秘厚重，器重之心便会油然而生。

“石鸡鸣瑞”“炎帝故里”“青铜之乡”等这些有关宝鸡的历史典故和赞誉之词时时萦绕。是应去细品这座拥有八千年文明及两千余年建城史的陕西第二大城市，去感受经过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这座城在关天经济圈中逐渐突显的地位和影响力。

宝鸡的第一印象是中心城市骨架很大，地形两山夹一河。两山指的是秦岭和鸡峰山，一河就是渭河。城市整体规划有格局，老城和新区功能划分明显，跨河大桥一座接一座，渭河南北交通便利，街道宽阔，花繁树密、高楼林立，能让游客一眼看出城市焕发出蓬勃而有力的风貌。

入夜的宝鸡，华灯璀璨，美不胜收。特别值得一去的是陈仓老街和礼乐公园。沿着陈仓老街走一走，漫步东岭石鼓山廊桥游一游，体会下这座城市夜晚的景像。石鼓山廊桥贯通渭河南北，南接石鼓山，北通东岭，廊桥专供游人步行览景。

桥上一步一景，一幅幅介绍宝鸡自炎帝而始的历史人文故事、名家书法镌刻于廊桥两侧，真实的再现出炎帝在此开启农耕文明，姜太公雨中垂钓，周公思如泉涌著《周礼》，燕伋在此尊师重道，刘邦纳韩信力演暗度陈仓之计，张载历经艰辛创立关学等一幕幕历史画卷，这座城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名不虚传。

初夏夜的渭河风柔和甜美，驻足廊桥慢慢欣赏陈仓夜景，品味厚重历史，仰慕古人先贤的智慧韬略，浮躁的心情瞬时安静了。

石鼓山廊桥南边是陈仓老街，老街是新建商业仿古街区，背靠石鼓山面向渭河，地理位置优越。古老的周秦文化之风从山上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馆吹来，吹向神似浦东新区的东岭高端商务区。长长的石鼓山廊桥，不仅连接了历史与现代，更延续了文明与繁荣。

陈仓老街的夜晚神似丽江的夜，从四面八方驶来的住宿型轿车一辆又一辆，游人们在夏夜的渭河边尽情的唱着，乐着，体会着便捷安全的高速交通带来的假日休闲幸福，消费着千年时光传承的西府花样美食和独特历史人文。

夜之陈仓原来就是宝鸡夜景独特的印象。礼乐公园前的巨大礼乐灯和丝绸之路雕塑的展示，让人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思索不断，对践行“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更加坚定自信。公园环湖幽静而安逸，湖心岛阁楼上霓虹五彩斑斓，单拱汉白玉桥与倒影完美契合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岸边的柳树树影婆娑，仿佛把人融入了画中，画出这里的人民用礼和乐谱写的“崇德尚礼、和谐包容”城市新乐章。

宝鸡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源头，宝鸡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灿烂一页。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追根溯源是一点也绕不过宝鸡这一块热土的，是绕不过周文王、周公所创造的周礼文化的。诚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至21世纪，凡治文史者不熟谙“宝学”(即宝鸡之学)，“决非饱学之士”。

到了宝鸡，到中国青铜器博物馆一览，“重器之城”印象更加深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始建于1956年，为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馆藏文物120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120余件，包括何尊、折觥、厉王胡簋、秦公镈等禁止出境文物。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一睹“中国至尊”何尊以及中国青铜四大重器的真容。

至今，在宝鸡这块宝地上，出土了多少青铜宝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也难以说得清楚，但是有名的器物如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史墙盘、何尊、牛尊等，知名度很高，文史价值极大。尤其是有497个铭文的毛公鼎，是迄今出土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经历最为曲折的宝物，充满着传奇色彩，现原件陈列在台北博物馆。同时，这里不断有甲骨文出土，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有的验证了《史记》的真实，有的填补了历史典籍空白。

随着董家窖藏等一批遗址的发现挖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实据，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因此，作为“青铜器之乡”的宝鸡，就更被海内外炎黄子孙和文史学者所向往。

“世所罕见，精美绝伦，价值连城”任何人所能想到有关古代文物的赞誉之词，几乎都可以用在这座精心创建的博物馆的文物里，能正确读出青铜器如：虢、鬲、簋、逑镈等的正确发音，就已经是很有文化了。这里是当之无愧的青铜器的王国，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开篇周秦历史，让所有的参观者对中国文化越发自信，为这片土地敬畏，为历史人文崇拜，为中国感动。

走上石鼓山，登临西北第一阁——石鼓阁，石鼓阁中的石鼓同样是出在宝鸡的国宝级文物。源自先秦，发于初唐的“中华第一古物——十面石鼓，鼓以文而传，千百年来，歌咏者、摹写者接踵而至，连绵不绝。从历年出土的文物看，周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九成宫醴泉碑文、五丈原庙内的岳飞书法石刻等，几乎代表了我国书法文化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出土于市区石鼓山的石鼓及其骝文，记述的是秦人一次盛大猎祭活动，被康有为称为“中华第一古物”(原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代诗人韩愈为此作了《石鼓歌》，感慨自己出生晚而不能读，面对意秘难晓的文字，只有大泪滂沱。此后，韦应物、苏轼等都有歌咏石鼓的诗作。

静静的伫立在石鼓面前，隐约间传来的几千年来响彻中华时空的鼓点，有韵律，有节奏，从未间断，更有催人奋进闻鸡起舞的力量！